

【被遺忘的時光】

The Long Goodbye — 金馬獎導演 楊力州 最新力作

11.26 台北.台中.高雄 同步上映，本片收益將全數投入失智症老人照護工作

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出品，金馬獎導演楊力州繼《奇蹟的夏天》、《征服北極》之後最新動人力作。他們是一群困在時間河流裡的長者，深受失智症的困擾纏身，記憶中的歲月點滴，如今只留下泛黃照片上的陌生影像。在記憶緩慢歸零的過程裡，在家人的細心陪伴下，他們用愛找回記憶的缺口，這段生命中最漫長的告別，只為了讓你記得，愛，永遠都在。

失智症

2009年全世界失智症人口近3500萬人，且2050年預估將高達1億人。失智症是一種最公平的疾病，無論人種、貧富貴賤，65歲以上患病的機率高達5%，80歲以上更是高達20%，失智症已成為廿一世紀全球重要健康議題。在台灣，失智老人正因高度老齡化而快速增加，醫療研究指出目前應已超過15萬人患有失智症，但內政部調查顯示目前仍有80%的失智症長輩隱藏於社區中未被發現，失智的發病情況常常會被誤以為是老年人正常的老化現象，而錯失了就醫的黃金時間，使得失智症無法早期發現早期治療。如何讓社會大眾意識到失智症、關懷失智症，並以正確的照護理念照顧、尊重失智症長輩，已經是「憶不容遲!No Time To Lose!」的工作。

緣起

2008年夏天，我們開始拿起攝影機用心記錄這群被時間困住的長輩；
2010年冬天，我們要透過大銀幕與您一同認識他們的世界。

現下不斷在流動的「時間」是失智症長輩最頭痛的課題，但藏在他們腦海中的「時間」卻是最值得我們記錄的寶藏。前年夏天，我們邀請楊力州導演，為我們養護中心可愛的長輩拍攝一部幽默、平易近人、溫馨又感動的紀錄片。透過楊導演的悉心刻劃，歷時兩年多的拍攝，我們用攝影機記錄了無數讓人慧心一笑的畫面，長輩的無釐頭和溫暖的體貼、家屬的關懷和照護者的用心；同時我們也捕捉到了長輩的困惑和無助、親情問對過往衝突的諒解。在長輩時空失序的生活中，我們找到了歡笑和淚水，也在這部電影中從不一樣的角度再一次深刻的認識失智症。

導演的話

與朋友聊到我正在拍攝關於失智老人的紀錄片時，他沉默了許久然後說：「這是我們的故事。」是的，這不是別人的故事，也不是遙遠且與我們的生命無關。我們都會變老，也都會生病，老及病都是公平的，它不會因為學歷、經濟能力而選擇來與不來。當我拿起攝影機面對老及病的確是一股莫大的壓力，但是長達二年的拍攝期間，鏡頭卻帶著我穿透了老病的表象，它讓我看見了生命本質的喜悅及感動。這是一部面對年老生命的紀錄片，卻非常甘美，雖會輕輕拭淚卻也會因為老人家的可愛而大笑不已，而生命不就是一場笑淚交織的故事嗎！

故事大綱

清明時分整齊的國軍公墓，家人帶著鮮花素果準備祭拜，手拿一柱香的景珍，有點不知所措，女兒小潔說：「媽，燒個香吧，告訴他你來看他了。」景珍跪倒在墓前哭著：「我的媽媽阿，你走了我好難過阿…」「媽媽你看清楚點，是爸爸張國棟阿」景珍抬頭看了墓碑上的字：「哎呀-張國棟阿，你居然先走，丟下我不管，怎麼這麼狠心…」下著毛毛雨的天氣，景珍陷在親人離去的哀傷情緒泥沼中，下次來到墓園，這樣的遺忘，而這樣的憶起，又會一再重演。

站在鏡子前面卻認不得鏡子裡反射的那張臉，為什麼印象中25歲的模樣卻是滿佈皺紋呢？端正為坐的王老師以為我們拿的攝影機是在給她照相，一動也不敢動，攝影師做出手勢「老師照好了，你可以動了」王老師叮嚀：「你要記得給我一張相片，我要寄給60歲在太原的爸爸」已經高齡90歲的王老師，念念不忘要寄一張自己的照片給親愛的父親，讓他知道自己一切平安，時間似乎就這麼凝結在年輕時候的王老師…

這是在這一年的紀錄過程中，一再出現的畫面。這是一部關於紀錄「遺忘」的故事，關於錯置的情感、拼貼的記憶。

在養護中心裡，我們找到了五位個性迥異、來自不同生活背境的長輩作為故事的主軸。我們從五位主角的現在，並透過家人和長輩偶而靈光一現的記憶，用最真實的鏡頭記錄下最深刻的故事。

電影基本資料

普遍級 / 社會關懷、家庭，紀錄片 / 片長107分鐘 / 中、英字幕
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出品

這部紀錄片邀請了許多國內頂級的電影人才，聯手打造國內紀錄片罕見的高規格團隊。其中包括【監製—本屆金馬屆終身成就獎徐立功】、【導演及製作團隊—金馬獎導演楊力州】、【電影主題曲—創作才女黃韻玲 & 電影配樂—知名音樂人鍾興民老師】、【特別邀請—陳嘉樺 (ELLA) 參與拍攝】、【電影行銷—海角七號行銷原班人馬】。

【被遺忘的時光】，這部耗資近千萬，籌備拍攝歷時兩年才完成的紀錄片，絕對不同於您對紀錄片的觀感，楊導演幽默又不失深度的風格，細膩又平易近人的說故事手法，將帶著您用一顆輕鬆的心情、笑中帶淚的去了解這群被困在時間河流裡的長輩。本片將於11月26日於全省感動上映，預售票已經在博客來售票網開賣，詳情上痞客邦搜尋「被遺忘的時光」。

幕後花絮

導演楊力州 V.S 鄧世雄執行長

Q：當初基金會為什麼會想到以紀錄片的方式來推廣失智老人的照護？

執行長-A：透過這部電影我們可以看到失智老人的症狀、家屬們的焦慮無助，也可以看到老人家跟家屬之間親情的互動。這些內容如果透過書寫或是口頭講述是無法那麼直接表達的，這種真實而感同身受的感覺，只有電影才做得到。而紀錄片更難能可貴是所有的內容真實的故事，不是演員表演出來的。能夠在台灣就地取材拍攝，對我們來說也具有很大的意義。在醫療方面，無論是

老人或是小孩的照顧，很重要的一點是本土化。同樣是照顧一個老人，適合歐洲的方式跟適合台灣的方式一定不同。尤其是當觀眾看到影片中是熟悉的環境，比較容易產生深度的認同感以及聯想。東西方的家庭結構很不同，在西方，長輩可能會自己打理退休的生活，或是住在養護中心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台灣，周遭的人群可能就會有不同的反應。

當觀眾看完這部電影，也可以重新思考，將一位極需要被照護的長輩送到優良的看護機構，能不能也算是孝順的表現呢？這其實是個極大的觀念突破。生了病的失智老人不應該是藏在家裏頭，與世隔絕，好像很丟臉、見不得人的事情。這樣的話，長輩像是被坐監獄一樣，無法得到該有的治療，家屬自己也會被困住，一切的苦悶只能自己吞。一個良好的養護中心，除了提供適切有效的照護外，也可以分攤家屬在照護上的困難和心理壓力，俗話講，久病床前無孝子，當機構能夠去分擔照顧者的責任時，家屬反而能在身心穩定的狀態下，可以和自己的父母或長輩保持良好的互動，可貴的親情也可繼續維繫。我們希望【被遺忘的時光】透過影像的力量可以將這樣的觀念遠遠地傳播出去。

Q：【被遺忘的時光】這個片名本身有特殊的意義嗎？

導演-A：片名是某位工作人員的突發奇想，在某個程度上，【被遺忘的時光】也成了一把解謎的鑰匙。當我去面對這個非常難以建立的故事時，發現如同這片名所說的，這部影片講述的內容不是那一段被遺忘的時光，而是這群長輩他們正在遺忘的這一段時光。拍攝過程當中，孩子們在訴說關於他們的父母，怎麼樣怎麼樣，那段時光其實是被老人忘記的。反而在拍攝過程中，孩子們透過拍攝，透過回憶那一段被遺忘的時光，才慢慢認識他們的父母。

【被遺忘的時光】是我這輩子拍過最難的紀錄片，但是我們找到可以超越故事的關鍵點，就是紀錄片不見得只講故事啊！它可以超越故事去經營出生命的感動，那段被遺忘的時光是什麼，細節是什麼，都沒有那麼重要了，真正重要的是那把鑰匙打開了一道門，讓他們彼此因為原諒而產生愛、因為理解而產生愛。

Q：【被遺忘的時光】重點雖然在探討失智症，但是卻也是一部重要的生命教育電影。

導演-A：這是一部喜劇收場的電影，每位長輩跟家人們最後都能自在地面對，但要做到喜劇收場得要有條件的。當我們去思考如何給父母最好的照顧，不盡然是放在家裡，尤其是像失智老人，或其他重症及長期慢性病患，他們需要的其實是更有尊嚴的生活。

雖然整部影片的重心在失智症，可是我個人認為，每個觀眾看到這部電影，都會得到不一樣的理解。譬如說，家裡有失智症的家屬，因為這部電影，他可能獲得一種新的溝通和照顧的方式，或者他能感受到「原來在這個世界上有人跟我一樣。原來我不孤單。」而還沒有面對照顧病患辛苦的人，也有機會找到能夠去釋懷，體諒別人的態度。也可能有些觀眾穿越關於疾病的層次，看到的是子女跟父母之間的關係維繫，尤其當身邊的父母逐漸衰老，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路，子女該準備的態度。